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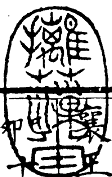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五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周

襄王十年春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甗齊地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齊師敗績

宋公以諸侯伐齊納子昭齊人殺無虧將立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子昭

是為孝公而還史記齊桓公子十有餘人其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次孝公昭次昭公潘次懿公商人次惠公元

鄭伯朝于楚此鄭朝楚之始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庚辰十有一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之南鄙宋襄公始圖霸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而用之

宋人執滕子嬰齊宣公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楚賜鄭金而以無鑄兵為盟事甚迂誕天下產金之地獨一楚乎無怪乎秦始皇之祖其術而欲盡收兵器也左氏浮誇於此類可見一斑

後漢書郡國志琅邪國臨沂有叢亭注縣東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臨沂今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爾雅釋畜馬牛羊犬豕雞謂之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魯衛邢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之盟曹不修地主之禮

冬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始與齊盟

陳侯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公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梁注見前公羊傳梁亡何梁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著其自亡狀若魚爛

梁君立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梁遂亡左傳梁伯亟城而不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與公羊傳異今並存之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傳注鹿上汝陰原鹿縣原鹿廢縣在今江南穎州府阜陽縣南

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字文仲哀伯孫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于是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哀侯孫莊公甲午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今河南歸德府睢州盂亭是執宋公以伐宋趙氏匡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譏諸侯也

冬十有二月諸侯盟于薄即薄縣故城注見前釋宋公

諸侯會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宋人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逆公歸

癸未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于瓜州陸渾其別部也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其後遂從戎號為陸渾縣今陸渾故城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其西有伏流坂為伊水伏流處即伊川也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虞董父之裔其後為董氏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冬十有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渙水支流也宋師敗績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誇今不值一噱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未整陳可也明年宋公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為之先後奔走已不過年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為有英氣耳假令齊姜阻從者之謀楚成聽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危矣

乙酉

十有六年春二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初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夙之弟）顛頡魏犨（畢萬孫晉封萬于魏因以為氏）胥臣（字臼季即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謂年已老）管仲沒必求善以終（求得賢佐以終霸業）兹可以親乃行（左傳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廧咎如亦狄別種隗姓）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今直隸大名府有五鹿城二一在元城縣即沙鹿城一在開州即晉文公乞食處）乞食于野

人與之塊重耳怒狐偃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從者謀去齊姜氏知之趣重耳行國語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馬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重耳曰吾不動矣姜氏曰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時不可失子必速行重耳不可姜與狐偃謀醉而遣之過曹國語曹共公聞其駢脅謀其將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謂負羈曰晉公子賢人其從者皆國相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貳焉負羈餽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左傳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史記重耳過鄭鄭文公弗禮叔詹諫文公曰諸侯亡公子

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詹曰君不禮不如殺之後且為國患文公不聽遂如楚楚子饗之國語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即成得臣若敖曾孫請殺之楚子不許左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居數月晉子圉自秦亡歸秦伯名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于

秦秦伯納女五人焉史記子圉妻懷嬴與重耳不欲受臼季曰且受以結秦歡而求入乃受及晉惠公卒子圉嗣是為懷公史記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反國為內應于是秦伯納重耳重耳即位是為文公左傳重耳濟河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重耳如晉師入于曲沃朝于武宮廬柳城在今平陽府猗氏縣郇注見前武宮晉武公廟使人殺懷公于高梁注見前懷公故臣呂甥郤芮將焚公宮弒晉侯寺人披以難告左傳披請見公使辭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

有馬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乃見之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注見前公宮火呂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左傳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亦歸季隗于晉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史記作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遂與其母偕隱而死史記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

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于是文公環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介山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南有緜上聚

錫晉侯命

王使大宰王子虎文公及內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獻公之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焉王其善之

夏狄伐鄭

初鄭入滑滑人叛鄭而服于衛故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鄭文公子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

讒鬩侮人百里兄弟雖以讒言相違猶禁禦他人侮己鄭在天子兄弟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頽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頽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冬王出居于鄭

初富辰言于王請召王子帶于是帶自齊歸于京師及是帶通于狄后隗氏王替廢也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周地在今河南府鞏縣國人納之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敗王師王出適鄭居于氾鄭南氾也今河南許州襄城縣有氾城鄭文公築此以居襄王後遂謂之襄城因以名縣帶以隗氏居于溫王使告難于諸侯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三人

皆鄭大夫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

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衛侯燬滅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滅同姓也

衛將伐邢禮至衛人曰不得其守守國正卿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邢之卿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遂滅邢衛侯尋卒子鄭嗣是為成公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誅帶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王不許晉侯請隧是已然知名器之不假而不知先土地之不可彼時王綱陵位若綴旒使名器亦將安之哉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謂文侯仇）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帶在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帶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注俱見）攢茅（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前有攢城即春秋攢茅田）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今河南懷慶府春秋為晉南陽地在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

丁亥十有八年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有夔子國地名夔沱夔子不祀祝融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成得臣鬭宜申即司馬子西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戊子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以善于晉畔楚即晉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莊公之孫為大司馬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晉地始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郤縠郤溱郤氏族狐毛偃之兄欒枝賓之孫先軫即原軫荀林父即中行桓子

己丑

二十年春正月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蘇轍春秋集傳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還自南河濟渡河而南出衛之東侵曹伐衛取五鹿郤縠卒先軫將中軍及齊侯昭公潘盟于斂盂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斂孟聚是衛侯請盟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之襄邑廢縣是楚人救衛晉遂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公以魏犫才舍之殺顛頡以狗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執曹伯以曹衛之田畀宋人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玉剛愎自用有以取敗然稱楚子怒少之師豈非惡臣以及其單自僨乃事乎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左傳注衛地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有臨濮故城即春秋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謂蔿賈也蔿賈言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即不能入蔿賈即伯嬴蚡冒之後蔿亦作薳食邑也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

如申息之老怨子玉而怨于矣宜無是叶紀載家尚滦而失真貫無不可压指讀書者所宜詳識特也

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狐偃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及諸侯之師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崔夭齊丁公季子之後食采于崔以邑為氏小子慭秦穆公子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邱陵險阻名使鬬勃即子上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有莘古國伊尹耕于

其野注見前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鬬宜申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若為將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先軫郤溱史記作臻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

楚軍敎三日而還子玉既敗楚子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楚地在方城之外而死自殺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朱子曰自齊桓公歿楚侵列國得晉文攔遏如横流泛濫特作隄防不然列國為渰浸必矣惟是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

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衛侯出奔弟叔武受盟故稱子莒子盟于踐土左傳注鄭地元和志鄭州滎澤縣踐土臺故王宫在縣西北臨汴水今滎澤縣屬河南開封府

邱之會宰孔齊侯而有天咫尺之對踐土之會王子虎晉侯而有奉丕顯之辭雖所假之者然先王之禮尚存什於千百此桓文之所以並稱

晉侯至衡雍時鄭伯為楚師既敗而懼行成于晉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衡雍即垣雍城在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周世卿及王子虎周卿士內史叔興父即內史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金輅之服戎輅戎車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

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左傳注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王庭踐土宫之庭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未不及盟諸侯朝于王所于是晉文公始霸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穆公款卒共公朔嗣未葬故稱子莒子邾子秦人會于温

諸侯會于温討不服也為討衛許晉遂執衛侯以諸侯圍許

王狩于河陽今河南懐慶府孟縣河陽故城是諸侯朝于王所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史記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有畔者乃使人言王狩于河陽孔子讀史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伊川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初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衛大夫奉叔武衛侯弟夷叔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

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公子歂犬華仲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遂殺歂犬元咺出奔晉温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于是置諸深室甯俞甯氏衛公族以邑為氏俞莊子速之子職納

槖饘焉槖衣囊饘糜也後晉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衛侯使周歂冶厪殺元咺及公子瑕遂歸于衛先是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晉侯復曹伯歸于曹

庚寅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在河南府洛陽縣故洛陽城中水經注穀水東流入洛陽縣之南池即故翟泉也

考是盟春秋不書公王子虎書王人今依金氏前編書

王子虎魯侯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

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大夫之交政于是始

辛卯

二十有二年秋九月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晉弗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謂叔詹也詹前請殺晉侯詹請往鄭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既而弗殺詹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人舍之曰欲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謂秦伯曰亡鄭厚晉于晉得矣而秦未為利何不解鄭得

為東道交秦伯遂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狐偃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許之越二年鄭文公卒子蘭嗣是為穆公

冬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即東門襄仲莊公子入聘周公閱聘魯饗有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吾何以堪之于是魯公子遂入聘京師

壬辰

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初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左傳注晉置三軍復增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名至是蒐于清原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舍三行而作五軍更為上下新軍使趙衰為卿為新軍帥後復舍二軍仍為三軍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事在三十一年

冬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注見前

狄圍衛衛遷帝邱卜曰三百年左傳疏衛自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野王後為秦所滅

癸巳 二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子驩立是為襄公是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晉大夫報之晉楚始通

甲午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敗秦師于殽即崤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伯訪諸蹇叔百里奚之友奚嘗游困于秦蹇叔收之及秦用奚奚薦之穆公穆公以厚幣迎為上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

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史記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出師蹇叔子與師哭而送之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遂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于謂晉侯凶服從戎故墨之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文公夫人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三帥歸秦伯素服郊次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乙未二十有六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夏使毛伯姬姓伯爵食采于毛地在畿內世為王卿士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

叔牙孫謚莊叔來拜命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為文公王使毛伯衛如魯錫魯侯命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拜賜命

晉侯襄公來朝于温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侯不朝使孔達衛大夫伐鄭及是晉侯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先軫子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左傳注時王在温故勸之臣從師

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古戚城在今直隸大名府

開州取之衛人使告于陳陳侯〔穆公子共公朔〕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于是晉侯疆戚田〔正其疆界〕魯公孫敖會之〔後晉以郤缺言復歸戚田于衛　郤缺芮之子〕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之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弗聽既又欲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商臣商臣聞之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楚子妹〕而弗敬也從之江芊

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乃以宮甲（楚有東宮之卒）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楚子縊商臣乃自立（是為楚穆以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掌環列之尹）

丙申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晉士縠（士蔿子）會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盟于垂隴（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有故隴城亦謂之都尉城即春秋垂隴）

晉司空士縠會諸侯及魯公孫敖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衛侯如

陳拜晉成又明年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陳氏傅良曰大夫而敵諸侯于是始

丁酉二十有八年夏秦伯伐晉誓于軍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孟明之罪也請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明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陜西同州府白水縣有衙縣故城今為彭衙堡即春秋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

國政重施于民晉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今山東蒲州府永濟縣有孟盟橋即秦伯濟河焚舟處盟師必克因以名橋）取王官（王官城在蒲州府虞鄉縣南近王官谷）及郊（春秋彙纂注臨晉平陽間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有沙澗渡亦名茅津渡在黃河北岸南對陝州即春秋茅津）封殽中尸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作秦誓）以申思不用蹇叔之謀且曰令後世以記余過

秋楚人圍江冬王叔會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楚師圍江晉以告于王王叔桓公王叔虎文公之子以爵系爲氏及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左傳注子朱楚伐江之帥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戊戌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

秦伯爲之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過數鄭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命秦伯爲西方諸侯伯

戎人由余自戎歸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戎王使覘秦秦伯賢之以內史廖言遺戎王以女樂而歸由余戎王説女樂由余數諫弗聽秦伯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秦伯以客禮禮之用其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賜秦伯以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

己亥三十年秋楚人滅六注見前冬滅蓼今河南光州固始縣有蓼城岡古蓼國魯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六蓼皆皐陶之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庚子 三十有一年秦伯任好卒子罃嗣是為康公

以子車氏秦大夫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秦自武公卒初以人從死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序秦風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辛丑 三十有二年春三月魯取須句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須昌故城即須句國

須句風姓司太皡之祀魯僖公時邾人滅之成風僖公母風姓言于公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至是魯取須句絕太皡之祀置邾子之子焉左傳注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魯使為須句大夫

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城在山西蒲州府猗氏縣今名令狐村）晉先蔑（即士伯）奔秦

晉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趙盾趙衰子狄女叔隗出）立公子雍（文公子仕秦為亞卿）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在秦秦舊好也足以為援乃使先蔑士會（士蔿之孫別邑于隨故亦曰隨季）如秦逆公子雍（賈季欲立文公子樂亦使召于陳趙盾殺諸郫賈季殺陽處父而奔狄賈季即狐射姑偃之子）秦伯（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

衛晉太子母嬴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趙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嬴氏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而立夷皐是為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壬寅 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臣立 是為頃王

頃王

癸卯 元年春毛伯 注見前 如魯求金魯使叔孫得臣來京師葬

襄王

先是襄王崩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以幣奔莒及將

葬毛伯如魯求金魯復使得臣來京師會葬

三月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 楚大夫 言于楚子曰晉君少志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淵左傳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潁陰即今河南許州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皆鄭大夫鄭及楚平魯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督曾孫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後鄭復請成于晉盟于新城事在匡王六年新城宋地在今歸德府商邱縣西南晉伐齊宋齊弒昭公子舍宋弒昭公俱詳後皆取賂而還鄭以晉不足與遂盟于楚事在匡王五年

夏楚侵陳

楚子以陳服于晉侵之克壺邱左傳注陳邑秋楚公子朱

息公也復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左傳注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明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春秋彙纂注厥貉杜注地闕當在今陳州項城縣將伐宋宋公成公子昭公杵臼逆楚子勞且請命遂道以田孟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諸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有孟諸澤後陳共公卒子平國立是為靈公楚不禮焉陳遂受盟于晉于是楚復侵陳晉趙盾帥師救之楚人囚晉解揚晉大夫後復還晉晉師乃還事在匡王五年

乙巳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史記作翟于鹹左傳注魯地

左傳注僑如身長三丈已屬不經而解穀梁者且以身橫九畝為五丈四尺荒誕好奇更可笑矣

秦晉自殽至此凡六交兵故楚

鄋瞞左傳注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侵齊遂伐魯魯侯使叔孫得臣追之遂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左傳注鄋瞞國之君身長三丈穀梁傳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范甯穀梁集解九畝五丈四尺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左傳注魯郭門僑如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史記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獲長翟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丙午四年冬十有一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傳注在河東蒲坂縣蒲坂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黄河自永濟折而東入解州之芮城謂之河曲

於其間得以吞噬麋屬兼侵陳鄭而開霸業時晉君方幼軍謀不協其不能與楚爭宜矣迨至戰邲而敗其不至屠弱者幾希

秦為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今蒲州府永濟縣有羈馬城亦謂之涉邱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趙盾屬大夫新佐上軍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士會謂秦伯曰必臾駢為此謀以老我師也趙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遂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將獨以其屬戰趙盾曰秦獲穿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綏郤也秦晉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是夜秦師遁復侵晉入瑕故瑕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晉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畢萬

之後偽以魏注見前叛降秦時秦師河曲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秦伯使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人歸士會之帑其處者為劉氏

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立是為匡王

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王匡王不與王孫而訟理之也周公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

復使和好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注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昭公卒昭公孝公弟孝公卒昭公因開方殺其子而立子舍即位舍母魯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舍立甫三月商人弑之而讓公子元桓公子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商人乃自立是為懿公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匡王

己酉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庚戌 二年秋楚人秦人巴人今四川重慶府古巴國巴縣其國都也滅庸注見前

楚大饑戎伐之庸人率羣蠻以叛麇人文獻通考麇國在均州鄖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故鄖鄉縣也率百濮杜預春秋釋例建寧南有濮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地理今釋建寧故城在今荆州府石首縣聚于選左傳注楚地在今荆州府枝江縣南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左傳注楚險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遂罷使廬戢棃廬廬戎也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中廬故城即廬國戢棃廬大夫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棃官屬逸歸曰庸師衆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潘尫潘崇子字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乃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楚穆之子名旅是為楚莊乘馹會師于臨品春秋彙纂注臨品地名在今襄陽府均州界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左傳注石溪仞入庸道俱在均州界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餽飴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襄公夫人）助之施宋公（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公子蕩孫以名為氏世為司城）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昭公成公子襄公孫）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使行夫人使謂意諸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公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郊甸之帥攻而殺之意諸死

馬公子鮑即位是為文公

壬子四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侯為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掘而刖之左傳注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御車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齊侯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擊也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共謀弑齊侯

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齊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

冬十月魯侯興文公卒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一名惡及公子視立公子倭是為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文公二妃長妃姜哀姜生赤及視次妃嬴敬嬴生倭嬴嬖而私事公子遂文公卒遂以倭長欲立之叔仲彭生字惠伯叔牙孫別為叔仲氏不可遂乃之齊以立倭請齊侯新立欲親魯許之遂歸殺赤及視而立倭以君命名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

命可也乃入殺而埋之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弒其君庶其紀公

莒子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弒莒子以其寶玉奔魯魯侯命與之邑季孫行父諡文子季友孫使司寇出諸境魯侯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夫僕弑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甲寅六年春二月宋華元御事子督曾孫為右師及鄭公子歸生師師戰于大棘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西北有大棘城故址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宋戴公曾孫為司冦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初華元殺羊饗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魯莒晉凡五弒君較之隋唐五代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城華元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元使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晉侯虐公羊傳靈公使諸大夫内朝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大夫趨而避丸是樂諸大夫出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趙盾視之膳宰也熊蹯不熟以斗摮而殺之支解使棄之趙盾驟諫晉侯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盾寢門已闢盛服將朝蚤而

假寐麑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明搏而殺之鬭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為公介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初盾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食之舍其半問之曰願遺母盾使盡之而益與之簞食與肉使遺母至是既免盾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亡去盾遂奔趙穿弒晉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晉太史董狐周辛有之後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文公子）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

（乙卯）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注見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周大夫）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

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注見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丙辰）二年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穆公子靈公）

楚人獻黿于鄭伯公子宋（即子公）與歸生（即子家）將見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鄭伯問之歸生以告鄭伯食諸大夫黿召宋而弗與宋遂染指于鼎嘗之而出鄭伯

怒欲殺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不可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遂弑鄭伯鄭人立穆公之庶子堅是為襄公後歸生卒鄭人斲其棺逐其族

秋七月楚殺鬭椒即子越椒

楚鬭般子文之子子揚為令尹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于轑陽春秋彙纂注楚地漢武封江喜為轑陽王即此而殺之遂處烝野左傳注楚地將攻楚子師于漳澨漳水名澨水涯水經漳水

出臨沮荆山注漳水南逕當陽縣右會沮臨沮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當陽今縣屬湖北安陸府沮水在其北楚子與若敖氏戰椒射楚子師退楚子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椒始生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子文弟椒之父不可子文以為大慼至是若敖氏果滅子文孫箴尹官名克黄子揚子使于齊還及宋聞亂人曰不可入矣克黄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于司敗楚子思子文之治國曰子文無後

河至春秋始有
徙並其時諸侯
各私其土或鬪
鴻溝以東引或
鬪八流以自廣
而河失其性不
能復循故道所
以徙也既徙之
後歲月寖久就
下之勢自東而
南豈能復歸於北
而賈讓王横輩
乃欲決退害亭

其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己未五年河徙漢書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横言周譜定王五年河徙蔡沈尚書集傳程氏大昌曰周時河徙砱礫胡渭禹貢錐指大昌禹貢論但云河徙故瀆無砱礫字蔡傳所引誤

初大禹導河自積石即大雪山注見前　考大雪山在今青海境內名阿彌耶瑪勒津木遜山又閒展西南有大澤曰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蒲爾羌和闐兩河東行注之即古于闐葱嶺兩河所謂合注蒲昌海潛行出于積石者大雪山西有山曰庫爾坤阿爾坦河出焉是即漢書所云河有重源者其東北有泉名鄂敦搭拉則元史所云星宿海也至孟津龍門底柱俱已見前並不具載　考河流自孟津以上至今不改過洛汭水曲流曰汭洛水入河處舊在鞏縣今在開封府汜水縣

紆西山足載河高地使北入海此誠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於北則挾漳於東則挾濟於南則奪淮蓋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於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於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西北及至大伾即黎山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南乃釃二渠史記禹所二渠以引河北載之高地禹貢錐指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為漯川東北至千乘入海北過降水即漳水以合絳水故亦名絳兼通為降也禹貢錐指河之經流自大伾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即廣阿澤在直隸趙州隆平縣東北跨保定府束鹿縣順德府鉅鹿任二縣及深州下流至寧晉縣為胡盧河又北播為九河注亦見前同為逆河入于海蘇軾書傳云逆河者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以一逆八而入于海也

帝堯八十載告厥成功至是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河始決宿胥口水經注宿胥口舊河水北入東徙漯川即禹釃二渠之一禹

河由大伾之西而北流河徙後由大伾之南而東流于是禹河北過降水至大陸之道遂堙逕長壽津在今衛輝府滑縣東北禹貢雒指河行漯川右經滑臺城又東北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水經謂之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今直隸開州地又東北逕發于縣故城西今山東堂邑縣地西流逕鄃縣故城西今山東德州地北逕安陵縣西今直隸吳橋縣地又東北至成平今交河縣復合于禹故河水經注大河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禹貢雒指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歷浮陽平舒至章武入海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及館陶堂邑平原德州吳橋東光交河滄州靜海天津諸州縣界中皆周定王五年至西漢末大河之所行也此黃河大徙之始

余氏闕曰自周定王時河始東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遂失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决遂流為屯氏諸河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有餘年至宋而河又南决乃由彭城合汴泗東流以入淮

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今山西澤州府沁水縣有烏嶺即春秋晉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盟于黑壤

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左傳注王叔銜天子命初臨諸侯不同歃故不書

晉侯之立鄭舍楚即晉故楚人侵鄭王元年又三伐鄭王之二年及三年四年取成而還取成于厲鄭伯逃歸至是復與晉盟于

是楚子復伐鄭（事在王七年）晉人救之既而鄭及楚平晉以諸侯伐鄭遂取成焉（事在王八年）是冬楚伐鄭晉以諸侯之師戍鄭

（庚申）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使單子（單襄公韋昭國語注王卿士單朝）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火心星覿見也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候候人也）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

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侯（名平國恭公之子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陳二卿）南冠（楚冠也）以如夏氏（夏徵舒祖少西字子夏後遂以字為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辛酉 七年夏魯仲孫蔑（謚獻子文伯穀之子）入聘

王徵聘于魯魯使仲孫蔑入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扈亭是）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

初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及晉平事在王四年于是楚師伐陳取成而還在六年至是晉合諸侯于扈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晉成公卒子獳嗣是為景公

壬戌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五月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侯與公孫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左傳注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

妻夏徵舒母皆衣其衵服婦人近衷衣曰衵以戲于朝洩冶陳大夫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陳侯以告二子遂殺洩冶陳侯飲酒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伏弩廐門俟陳侯出弑之公孫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

秋使王季子即劉康公公羊傳王母弟也左傳注季子王大夫故稱字其後食采于劉今河南府偃師縣有劉聚亦曰劉亭即劉子邑聘于魯春秋書王聘止此

報仲孫蔑之聘也發幣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

儉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公子遂子皆俊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孟即仲孫氏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遂居東門因以為氏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寛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二子者儉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東門大夫叔孫卿也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王十六年

歸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反魯宣公薨三桓逐歸父遂奔齊簡王十一年僑如通于宣公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專公室國人逐之亦出奔齊

癸亥

九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地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有辰亭即春秋辰陵也

楚子伐鄭及櫟注見前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子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于時楚益強盛主盟列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陳城門因縣陳申叔時諫曰時使于齊還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迎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夏口北蘇秦說楚威王曰楚有夏州即莊王處陳人之所

甲子十年春楚子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南門曰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鄭自此服于楚至王二十一年蟲牢之盟方與晉成

夏六月晉荀林父師師及楚戰于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有邲城

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先縠且居之子趙朔盾之

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

子樂書枝之孫趙括嬰齊同皆有異母弟犨朔即士莊伯韓穿韓氏族荀首林父弟韓厥萬曾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會聞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林父曰彘子即先穀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事之不捷惡有所

諸帥與之同罪是以三軍之命分一人之誇也韓厥為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說而林父竟從之至僨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心盡忠晉侯從而宥之其謬甚矣

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左傳注鄭邑即廩延將飲馬于河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進之楚莊王為楚相施教導民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考孟子孫叔敖舉于海趙岐注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其說與史記同杜預左傳注則從服虔之說以叔敖為蔿賈之子即為艾獵也案左傳蔿賈為子越椒所殺叔敖或以是而隱處亦未可知今並存其說附注于此南轅反旆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晉師

必敗楚子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 今開封府鄭州管城廢縣是 以待晉師在敖鄗 山名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 之間楚子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 魏犨子求公族未得 及趙旃 趙穿子求卿未得 請使名盟皆命而往 郤克請設備先縠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設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 魏錡遂請戰楚潘黨逐之趙旃夜至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逐趙旃楚人懼其入晉軍遂出陣令尹命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士會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荀罃荀首以其族反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荀罃首之子穀臣楚莊之子楚子軍于邲次于衡雍注見前潘黨請築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弗許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渥濁士民族謚貞子諫曰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晉侯使復其位明年先縠召赤狄伐晉及清即清原晉人討邲

之敗與清之師殺先穀而滅其族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注見前

楚子伐蕭宋華椒華氏族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皆楚大夫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楚子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屈蕩子曰師人多寒楚子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十有三年丁卯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使申舟即文之毋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先是楚穆與宋

公田于孟諸毋畏抶宋公之僕故怨宋曰我必死楚子曰殺女我伐之及宋宋華元殺之于是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犀（申舟子）稽首于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為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登子反（公子側）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左傳注王札子王子札也經文倒札字公羊傳天子之庶兄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三人皆王卿士爭政使王子捷即子札殺召伯戴公毛伯衛其後立戴公之子襄

秋魯初稅畝

履畝而稅也左傳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是十取其一今又

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

戊辰 十有四年春三月晉獻狄俘

先是晉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氏潞赤狄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有潞縣故城春秋潞子國晉侯使趙同獻俘于王不敬劉子即王季子劉康公曰不十年原叔趙同字必有大咎至是士會復滅赤狄甲氏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境及留吁今潞安府屯留縣有純留故城即留吁國鐸辰留吁之屬再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左傳注太傅孤卿左傳疏天子太傅三公之官諸侯太傅孤卿

王室陵夷其下能守先王之措者多矣乃區區

之官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晉為伯主雖侯亦得置孤卿 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

秦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羊傳作災何休曰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徐彥疏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宣宮之榭 何休曰宣王之廟也 樂器藏焉 何休曰中興所作樂器 至是災

冬晉侯使士會入聘

為毛召之難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使士

會平王室 國語作聘 王享之殽烝 升殽于俎也 原公 原襄公周大夫 相

禮士會私問其故 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 王聞之召士會曰季

於敝烝而守其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於類此者多加褒語足知其見之固耳

氏士會字季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秩常也可奉以為常以為晉法

己巳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即春秋斷道

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侯頃公名無野惠公子帷婦人使覿

之郤克登婦人笑于房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　孫良夫衛武公曾孫孫仲之後以字為氏蕭同姪子詳注後郤克怒先歸

請伐齊晉侯不許于是諸侯會于斷道辭齊人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言于晉侯緩晏弱遂逸明年晉侯衛太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蔡朝南郭晏逃歸　高固侯之孫晏弱齊公族嬰之父苗賁皇楚越椒子奔晉以食邑為氏是年晉士會請老郤克為政

冬十有一月魯侯弟叔肸卒叔肸魯侯同母弟

魯侯殺子赤叔肸非之與之財不受織屨而食終身不食魯侯之食至是卒

辛未 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邱甲

魯宣公卒子黑肱立是為成公為齊難故左傳注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作邱甲左傳注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是重斂矣

壬申 十有八年夏六月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鞌之戰齊侯以婦人起釁固自取覆敗而郤克以帷房一笑之憾專兵於甥舅之國且要其君母為質無禮已甚不二十年三郤同誅族遂降為早隸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公羊穀梁作手及齊侯戰于鞌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藥山南有鞌山舊傳晉伐齊戰于鞌即此齊師敗績

先是齊伐魯北鄙取龍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有龍鄉城即魯龍邑遂南侵衛孫良夫帥師將侵齊與齊師遇戰于新築左傳注衛地春秋彙纂注今直隷大名府魏縣南有新築城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良夫良夫是以免衛人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後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良夫如晉乞師魯臧孫許諡宣叔文仲子亦乞師于晉皆主郤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郤克將中軍及士燮

將上軍士燮即范文子士會之子會邑隨為隨氏後邑范遂為范氏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將以救魯衛魯季孫行父師師會之師從齊師至于靡笄之下春秋彙纂注靡笄山名史記晉平公伐齊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在歷城縣南陳于窐邴夏御齊侯逄丑父為右晉鮮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吾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鮮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

三周華不注山名在歷城縣東北伏琛齊紀不讀如跗與詩鄂不之不同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也逢丑父與齊侯易位齊侯乃免韓厥及齊侯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殺之不祥赦之晉師從齊師及馬陘左傳注齊邑春秋彙纂注在今益都縣西南齊侯使國佐歸父子左傳作賓媚人注國佐也賂以紀甗玉甗也玉磬甗磬皆齊滅紀所得與地郤克曰必使耕者東畝壟畝皆東西行以利戎車且以蕭同叔子為質左傳注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公羊穀梁俱作蕭同姪子公羊曰齊君之母穀梁曰蕭同姪子之母范甯集解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

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國佐曰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晉以齊為己之土地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三戰不勝齊子之有也何必質晉人乃許之盟于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博物記臨淄有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汶水注見前田在汶水之北故曰汶陽

晉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于三吏左傳注三公也左傳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是知三公稱吏也

晉侯使鞏朔獻捷于王王弗見使單子襄公朝辭焉曰

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也今叔父遂有功于齊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鞏朔上軍大夫名位不達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又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冬十有一月魯侯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魯地今泰安府泰安縣西有蜀亭

薛人注見前 鄫任姓國

初魯宣公求好于楚會楚莊卒子審嗣是為楚共宣公亦卒皆在十六年不克作好及魯侯即位與晉盟赤棘之盟在十七年赤棘晉地衛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故楚令尹嬰齊即子重帥師侵衛遂及魯仲孫蔑往賂公衛成公子為質楚人許平于是魯侯與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

是役也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匱盟私竊為盟盟終不固匱乏之道也蔡侯許男乘楚車謂之失位故春秋不書

癸酉 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晉作六軍左傳注僭王也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荀氏族趙旃皆為卿賞𡟹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

乙亥 二十有一年夏梁山崩梁山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接郃陽縣界詩奕奕梁山爾雅梁山晉望水經注河水南逕梁山原是也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名伯宗遇絳人問

之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遂以告晉侯從之

冬十有一月王崩子夷立（是為簡王）

十有二月晉侯齊侯宋公（文公子共公固）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子同盟于蟲牢（即桐牢在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俗謂之桐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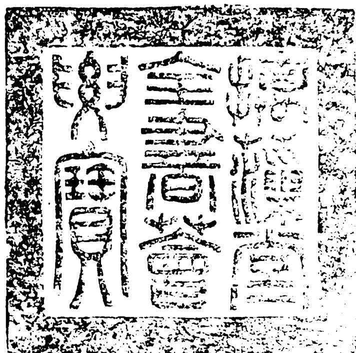
初晉侯以諸侯伐鄭鄭公子偃（字子游穆公子）禦之敗諸邱

與左傳注鄭地使皇戌如楚獻捷事在王十九年鄭襄公卒子費嗣是為悼公使公孫申即叔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春秋彙纂注許地在今河南許州西北鄭伯悼公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春秋彙纂注俱在許州境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公子側救鄭事在王二十年鄭伯與許男訟田于楚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于是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明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又明年晉侯復盟諸侯于馬陵衛地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有馬陵城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囚鍾儀于軍府晉

侯見之南冠而縶使税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晉侯重為之禮而歸之事在

簡王四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周光顯